MS. 1 c

秘籍网 www.miji8.com

MS Backhouse 1 c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七十七　十九庚

庚　盤庚篇五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迁乃心。

書傳會選蔡氏傳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迁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陳氏大猷曰。民已涉河。復不肯遷。是二而不一也。今予命汝一意決往不可疑二。起穢惡以自臭敗。應上文臭厥載而言。使速濟也。予恐人蠱惑汝。偏倚汝之身使不正。迁曲汝之心使不直身。心顛倒。利害昏迷。喪亡無日。鄒季友音釋經迁。雲俱反。音與于同。廣韻又音紆。孔安國傳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迁乃心。言汝既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迁僻。陸德明釋文穢。於廢反。倚。於綺反。徐於奇反。迁音于。僻匹亦反。孔穎達正義今予至自臭。正義曰。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爲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

秘籍网 www.miji8.com

也。恐人至乃心。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傳言汝至迂僻。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爲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爲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爲僻也。黃度書說一故不變。起於穢必自臭。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書傳會選蔡氏傳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呂氏曰。舊都圮壞。天將斷命。今我因水患未甚而遷。是迎迓接續汝之命於天也。予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乎。用以承汝畜養汝耳。鄒季友音釋經。畜。許六反。傳。脅。虛業反。孔安國傳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陸德明釋文迓。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孔穎達正義傳迓迎至汝衆。正義曰。迓。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史浩講義若乘舟。至用奉畜汝衆。若乘舟者。方其涉河。請以舟喻也。夫作舟所以濟險。險至而弗肯濟。則舟將

秘籍网
扫码关注公众号
扫码添加微信
www.miji7.com
www.miji8.com
www.miji9.com
:1575389080
:13175635983
十万册、武、易、道、医、奇
等各类江湖失传秘籍和功法

腐爛爾故曰臭厥載也忱誠也汝誠不屬我以共濟將相與沈溺於水爾正若此舟之不用也汝不稽其可否而自起怒厥疾安能有瘳耶汝不謀其長短而思乃災其憂安得不勸耶患至而自怒災至而勸憂則失其性命之正其淪胥以亡宜矣今其有可安之理後亦罔知自保則亡無日矣何能享其生於上乎命汝一者使之一其心而惟上所令勿起穢德以自底於臭腐期於速濟而已夫人不立已而使他人得以倚乃身心懷猶豫而他他人得以迂乃心形雖未亡而生亡矣予今諄諄正欲爲之續其命于天豈恃其威而迫汝乃畜汝而不使離散而已盤庚之愛民深切矣黃度書說恐人倚乃身至用奉畜汝衆人且誤汝偏倚汝身迂曲汝心終必有災不服常業身偏倚矣不則德義心迂曲矣故予今將迎續汝命于天予非威脅汝用奉承汝畜養汝而已絜齋袁燮書鈔今予命汝一至用奉畜汝衆一即是前忱字盤庚深恐民心之中變復渙然而散故命之以一使其心常如今日則遷都之事庶幾有成若今日欲遷而明日不肯遷是終始不如一也汝心才不一則是起汚穢以自臭敗當時之遷亦不下數萬人人纔衆則其間必有姦宄之人倚衆以爲亂者故曰恐人倚乃身言汝雖欲遷了又恐有人倚爾之身而爲亂可不謹哉迂乃心者爾之

秘籍网 www.miji8.com

心本自正直又恐有人將利害之私來蠱惑汝使不欲遷則正直之心反爲迂曲矣汝前日在景邑幾被水害汝之生理幾絶矣我今日遷使之在安樂之地是我再接續爾之命于天也我又非以威刑驅迫汝使之遷我之本意正要畜養汝衆使汝得全其生爾拙齋林之奇全解汝不謀長至用奉畜汝衆　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則是汝以憂自勸猶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顧氏云云見正義蓋亦責其遠慮也夫遷之爲利不遷之爲害蓋一言而決矣今乃至於紛紛而莫定者則其心之莫適爲主故浮言得以搖動之而無適從也是以盤庚既責其不以誠忱事上則遂告之曰今予命汝一言汝但能一汝之心而不徇於前之私則利害之實見矣利害之實見則是其不欲遷者徒起穢惡以自取臭敗而已此亦所以申前文若乘舟汝不濟臭厥載之義蓋反覆開譬以盡其意猶上章既言若農服田力穡又曰惰農自安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皆首尾相發明之辭也我之所以命汝以一其心無起穢以自臭者蓋恐群臣之傲上從康者欲徇其私則倚託乃之身而迂僻乃之心遂使爾民怨誹咨嗟而不欲徙則彼得以爲之辭也予之諄諄告汝以禍福利害之實亦豈有他哉蓋將導迎

汝於喜康之地而續汝之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而使遷哉凡以畜養爾衆而已此蓋所以總結其前之義也先王之遷鮮亦不浮于天時故予續迁乃命于天是亦將修人事以朕夫天之降災也先王不懷舊邑視民利用遷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故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是其志蓋亦不在於咎罰汝而惟欲使爾享其利也先王之遷也如此吾之遷亦如是是則予之遷也豈咈百姓以從已之欲也哉蓋所以順民之心以祈天永命而已黄傳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則義與命相待而後立者故能承古以遷遷則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盤庚所以逆其命之至繼其命之絶使爾衆有復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予言之屢矣而盤庚之所謂迁續乃命于天之說其義尤爲深切著明故復論之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應物禍福吉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其命靡常而不可取必於其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也聖人治天下其所以應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吾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而爲福去凶而爲吉其至於將危將亂之際而皆有續之之道焉且以堯舜觀之以堯而生丹朱以舜而生商均則其傳天下也有必危必亂之道矣堯舜知其必危必亂將荼毒天下之

秘籍网 www.miji8.com

民而不可救於是續民命于天而堯以位授之舜舜以位授之禹則斯民復享安且治無以異於堯舜在位之日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以能迓續民命于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幾已萌而有所變更而振起之者皆所以續民之命豈獨盤庚哉故柳子厚愈膏肓疾賦託言秦緩論膏肓之疾不可治而或者以爲可治其言以醫國爲喻而曰變弱爲強易曲爲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爲干櫓以仁義爲封植拯厥兆庶緩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義和匪昊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鳴鼎而自息成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秦緩於是言曰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此言託意興喻可謂曲盡其理矣不明乎此道者謂之不知命故伊川先生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聖賢者皆此道也嗚呼世之治亂存亡人之壽夭智愚爲皆繫於天而人事無所與焉是徒爲自暴自棄而已柯山夏僎詳解盤庚上既言汝衆不遷是退無所稽考徒自肆其忿怒何時能已故此遂言汝所以自肆忿怒者以汝不爲長久之謀思其不遷之災是汝自勸勉於憂愁之道也所謂自勸勉於憂愁之道即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

者也惟汝衆皆自勸以憂是汝有今日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也無久長之計則禍患將至何以得久生在世之上乎此蓋責其不能遠慮也盤庚既責其不能遠慮故又告之曰汝雖不能遠慮無意於遷然其意已決命汝之言已一定而不易汝當傾心一意順從以遷不可復鼓浮言以惑衆聽若鼓動不已則如穢惡之物今幸沉復在下不可攪動若攪動之則是起穢非特臭及他人亦所以自臭譬如浮言昔時鼓動今幸稍息民有從遷之意不可再鼓則非特害民而汝群臣亦自害也盤庚既責群臣使不得起穢自臭故又告之曰我所以再三如此訓飭汝等者寔恐其中有人循其私利不顧國家大計則倚託汝之身而迂僻汝之心使怨嗟而彼得以為辭故予所以再三訓敕不能自已也殊不知我所以再三訓敕於汝者寔以遷都之事天將永汝命于新邑故我順天意而從事將迎合天意續接汝命于天也我豈以威脅汝哉凡欲奉養汝衆而已故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黃彝卿尚書精義今予命汝一至用奉畜汝衆　無垢曰臣民聽上號令此本心也本心則一不知聽上而唱和險膚此二三其德也一德則言可道行可樂而遺芳千載矣二三則言為無根行為不道是遺臭萬世也小人欲為姦者必倚民之身以為重迂民之心使從惡

秘籍网 www.miji8.com

其心以謂一身一心不足以動上故鼓動衆人呼吸群類以逞其姦必欲得志而後已盤庚故諄諄告戒使遷新邑以迎續民命于天其心可謂仁矣夫唱和險膚搖動國家使商君當此必曰腰斬使李斯當此必曰族誅然盤庚乃方亶其有衆登進厥民丁寧辛苦若父兄之訓子弟豈以刑戮威之哉方將奉養斯民置於喜康之地吁以刑罰驅民者乃鞅斯之學以訓誨待民者乃先王之道也　張氏曰夫物成則馨香敗則臭穢馨香人之所愛也臭穢人之所惡也民不聽上而惟胥以沉則其為惡莫大於此故告之以無起穢以自臭然而民之不聽上命蓋亦在位之人無以率之故也　陳氏曰民愚無知恐有倚其身使不直迂其心使不正不直則身亡不正則心亡內外俱亡汝民亦淪胥而死矣我將導迎接續汝之正命使汝胥正以生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輩乎奉此事以畜汝衆而已

薛季宣古文訓

盤庚迪惟涉河㠯民遷鬲𢿱民出亞衛𢿱告用亶亓亡𠭯咸船勿褻聖王廷盤庚鬲登進乎民曰明聽朕彤亡亢失朕命紙虖古𢦏海后宅亞惟民出承采后胥慼魚㠯亞浮于兵岢殿斧大猷先王亞褱乎鬲亡賊民秏用遷女害亞忌𢦏古后出眚承女畀女惟歆康共非女亡咎炊于罰予𢿱籲褱兹新邑亦惟女故㠯丕刃乎岢今予將試㠯女遷安正乎岢

女弦憂朕心出鬻朱乃咸大弦宣鬻心欽忘呂忱運予式入介惟自鞠自
若若堯舟女弦淤臭年凱介忱弦屬惟胥呂沈弦亓或乩自苾害瘍女弦
慧兕呂悤鬻殳女哑勸憂今亓亢今宦逡女何生聖上今予鈴女弋亡迡
藏呂自臭忘人倚鬻身迂鬻心予御薦鬻鈴亏云予豈女畏用奉畜女翩
盤庚上篇將遷中篇已遷及河而民猶有不樂故以誠話告弗率者召
之惟謹悉至王庭進告以意謂我先王惟民之用而民亦惟后之保同其
憂戚雖有天災鮮有不濟故有災害之大先王不敢懷居凡所作為必視
民之利害以至於遷欲與民同安樂而無近於咎罰之意我之和順懷此新
邑亦欲與民如意而已今用從汝之遷以圖安定汝乃不知我心困苦大
不盡心誠意而以言語見動我不可動而汝自為窮苦如乘舟之不濟至
於臭敗所載之物操舟而誠不用惟相沈溺而已不考所由沈溺自怒何
益於事汝豈可不思長久之計乃身之裁汝以浮誕相勸至於憂恤見於
今而不見其後罔生於世寧可久乎今教汝誠一勿為穢污之端未能臭
物必先自臭恐有憸人憑藉汝身迂回汝意使汝不圖遠計以墜女命故
我逆汝之意以磨繼汝命于天非我威強服汝衆凡欲奉養汝也此而不
聽豈善自為計乎陳經詳解汝不憂朕心至用奉畜汝衆　昔我先王憂

秘籍网 www.miji8.com

民之憂而民亦憂君之憂我今則亦憂民之憂如先王而爾乃不能憂君之事如先王之民朕心之所困者在於欲遷而民弗從也汝曾不以此為憂乃皆大不宣布汝之心敬念其誠信以感動我一人方且背後扇為浮言以惑衆不以利害之真實者而告其上是汝心之不展布而敬念以誠者未盡也爾之所以如此者特自取其窮苦而已豈有利於汝哉譬之乘舟然必濟然後可不濟則舟中所載之物必臭敗矣新邑之安當決意以遷則可若猶豫遲回而不進則無有生生之理矣爾忱不屬惟胥以沉我觀爾之誠信不相聯屬進而聞我言則惟我之信退而不聞衆人之論則又皇惑心無定見一可一否一進一退此其誠之不屬也終必歸於沉溺而已爾何不試稽考其是非利害之所在凡人於是非之不明而利害之不審者失於不知稽考而已汝試稽考之則是非利害自灼然於心苟惟不然則他日罹其禍害雖自怒何所瘳乎猶言悔之無及也汝不謀為長久之計以思其災害則是汝大相勸勉不從憂患也勸憂者若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是也今雖有今日之安而後日無久長之利汝安得生生之理長在於人之上乎今我命汝以純一其心當一心聽我言無有遲疑進退之意起穢惡以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盤庚明言告之恐姦人

好生事者倚汝之身以迂曲汝之心唱浮言以鼓動人心遂文飾其說以謂衆人之情如此盤庚懼其有此等人汝民不可輕信也我之意但為迎迂接續汝命于天而已遲回於此舊邑則汝無生生之理是命已絕矣今則再遷新邑去危就安豈非迂續乃命乎予豈汝威哉特奉承畜養汝衆人而已此篇專以告民併及其臣故其言詳緩優游比上篇不同胡士行詳解今予命汝一一心從上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姦人倚依乃身迂曲乃心予迂迎續接乃命于天予豈汝威虐用以奉承畜養汝衆汝心之未一以巨室之倚汝迂汝故也汝信之是自臭耳予之遷則所以續汝命而畜汝者也豈以虐汝乎陳大猷集傳張氏曰物倚則不正迂則不直及先迎之之謂迂此章言當遷之理陳大猷或問林氏曰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至惟有德者能之愚按關子明筮書所謂卜筮兆將然之機人事萌未然之應邵康節所謂不由天地只由人者皆此理也王天與纂傳汝不憂朕心至用奉畜汝衆陳氏曰此言不遷之害蘇氏曰困病也汝不憂我心之病者張氏曰自鞠自苦與自生毒自災于厥身同意蘇氏曰莫或考其利害者自怨自怒何損於病乎又曰命汝一德一心也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出怨言者或愚人為人所使故告

秘籍网 www.miji8.com

之曰恐人倚託乃身以為姦迂僻乃心俾迷惑失道　鄭氏曰續繼也
蔡氏曰前告以汝何生在上謂不遷則有死之道也今告以迓續乃命于
天謂遷則有生之道也　莆田劉氏曰邑居墊隘水泉鹵民之通患非
君之私憂是時君民皆遷徙皆勞苦君軫民之患而民不恤君之憂故盤
庚反覆告戒比之上篇尤切乘舟者期於濟弗濟則所載之物臭敗於中
流矣行道者期於至弗至則養生之具蕩析於半途矣胥沈言懷安必死
於溺也曷瘝言胥怨何損於病也勸憂猶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
也有今罔後猶俗言有今日無明日也自鞠自苦自怒自臭言自作孽也
倚乃身迂乃心言趨利避害當勇猛而決烈不當迴曲而前却也迴曲二
字乃民心迷惑而然曰欽曰忱曰謀曰思皆自其心之迷惑啓迪之使之
曉然更相告語去舊都至新邑溺者更生矣病者有瘳矣憂者怒者鞠者
苦者皆樂業矣不遷之害如彼遷之利如此汝曷知所擇乎曰迓續乃命
曰予豈汝威曰奉畜汝衆其意愈確訒親切其言愈雍容和緩三代君臣
相與如此視秦漢以下詔令不侔矣吳澂纂言今予命汝一至用奉畜汝
衆　爾既從我涉河矣或尚有二心而遲滯於行今予命汝專一其心無
再起穢惡間其從上之善心以自致臭敗其舟中之載恐之浮言誑惑偏

倚汝之身迂曲汝之心使汝身心顛倒利害昏迷不知不遷則將有沉溺之禍故我今因水患未至之時而遷是迎迓接續汝命于天而使汝更生也予豈是用威勢驅迫汝以遷乎蓋用以奉承畜養汝衆欲汝得全其生矣 **𣪍堂錢時書解** 汝不謀長至用奉畜汝衆 上節但言民不能憂君之憂於此却言民無遠慮是自勸其憂極言民命所係在此一舉尤緊切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

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書傳會選蔡氏傳**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孔安國傳** 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 **陸德明釋文** 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 **孔穎達正義** 予念至爾然 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 傳言我至先人 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

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要義言湯勞爾先則此所責者世臣拙齋林之奇全解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先王之所以施其政教於民大抵審其風俗之所尚而利導之故民之從之也輕亦曉然知利害好惡之實無黽勉不得已之意此所以用力寡而就效衆也殷人之俗尊神尚鬼而不敢慢彼其心蓋以鬼神於人吉凶禍福其應如響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而不可欺也故嚴威儼恪而事之盤庚審於其風俗之所尚故其所以告諭民而率之以遷者既為之明言遷都之為利不遷都之為害而丁寧激切之辭蓋尤嚴於鬼神之際上篇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者蓋言我先王與乃祖在天之神靈昭昭乎其不可欺我之所以事先王則不可以不遷爾知求其祖考則不可以不從我而遷也其所謂因其風俗之所尚而齊以政教者既已致意於此矣至於此篇反覆諄告以盡其義極陳其鬼神吉凶禍福之應而不厭其辭之繁縟也曰神后曰商后曰先后皆指自湯而下至於祖乙凡遷都之主也而其稱謂不同者特變其文耳亦

猶舜典之言藝祖文祖本非有異義也而先儒以謂皆指湯而言其說非據下文稱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殷降大雷先王不懷皆是泛指遷都之君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為專指成湯乎況此文指臣民之先世皆云乃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成湯遠甚其臣民之父蓋無有逮事成湯者以是知其所稱神后商后先后大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獨數湯一人而不及其餘也唐孔氏亦覺其非故從而為之說曰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此蓋欲庇蓋先儒之失而強為之辭矣夫言祖而連父於其所未嘗逮事之世無是理也盤庚言我思念我先后自湯至于祖乙與爾先祖相與勤勞擇利而遷是爾之先臣在于前世有大勳勞于我商家故我大進用爾於列位用以緩懷汝使汝各得其所安以無忘先世之德也黃彛卿尚書精義無垢曰予所以不忍用威刑以治汝罪而奉養汝衆者以念我先王曾勞勤汝先祖同成此大功業汝實先正子孫我當念舊不忘是以大能用進汝於士大夫之列方且誠心訓誥以懷來汝心庶幾回心易慮同此遷都之舉汝知其所以然乎呂氏曰言我之所以遷者我蓋念我先神聖之后已曾慰勞爾之祖先了我先王前日既慰勞爾之祖先今日烏得而不羞養爾何故前日之民便

是後日之民我之所以遷都緣要懷安爾故如此我若不要懷安爾我又何苦如此仁山金履祥表註今予命汝一至勞爾先今我體民亦體先王之意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書傳會選蔡氏傳陳久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鄒季友音釋傳能為去聲黃度書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曷虐朕民神后高后皆湯予念湯勞來爾先人使作德故予亦大能進爾於善用綏懷爾則既然矣我若不遷政教不行陳腐于此則汝何能善湯必大積高降罪疾于我而言曰何得虐毒我民陳經詳解在朝之臣其父祖昔嘗為先神后之臣我先神后既勞爾之先故我所以羞進爾用懷安爾亦念我先神后之故汝豈可不知此意當遷而不遷則失于政也不當遲久而久是陳于茲也我高后之神靈對越在天重降罪疾於我且曰何故虐我之民而不遷乎此盤庚罪己之意既言高后之罪罰及已然後害及於民及於臣又及於其具乃具王者質之鬼神以為誓者也陳大猷集傳新安王氏曰神后言其神明高后言其功

德崇高先后言其在先一也。張氏曰史雜出以著一代之制畫作文體。孔氏曰崇重也。東陽馬氏曰崇積多之貌。愚曰予念我先神后撫勞爾祖先故予大欲羞養爾用懷安爾而然也若不欲養爾安爾何若欲遷。新安王氏曰當遷而不遷是謂失于政陳于此舊都高后將重降罪疾以責我曰何故不遷而徒在舊都以霑害吾民乎上篇告群臣故以賞罰為戒中篇告民故以禍福為戒林氏曰見拙齋全解仁山金履祥表註失于政以下君不體民之罪。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書傳會選蔡氏傳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汎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詞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鄒季友音釋經比毗至反傳樂音洛孔安國傳失于政至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

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不進進謀同心徙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　故有爽德至汝罔能迪　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陸德明釋文重直勇反又直恭反孔穎達正義失予至能迪　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遷言神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已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汝賓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　傳崇重至徙乎　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為久之義　傳不進至心徙　正義曰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群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慱及之　傳湯有至無辭　正義曰訓爽為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要義陳為久古者塵陳同

黄度書說 汝萬民至汝罔能迪。生生充其類進善不已也易曰生生之謂易盤庚言我不能進爾於善湯且降罪疾於我汝萬民力不能以類茂長於善暨予一人偕之大道而同心焉湯亦大降與汝罪疾曰何以不及我幼孫協比而致有差爽之德自上降罰於汝汝無能迪吉矣 絜齋袁燮書鈔 予念我先至汝罔能迪。此是告民謂我先神后亦曾勞爾之先而遷我所以進爾於此用懷來爾蓋即王命衆悉至于庭之意也都邑圮毀我若久於此而不遷則高后定降罪疾于我何者我今日所有之民先王之民也水患將至而不遷是我虐其民既虐其民何所逃罪今我欲遷汝萬民乃不與我同心先后明明在上自上罰汝汝何能迪乎迪者道也言無辭也 拙齋林之奇全解 失于政至暨予一人猷同心。我惟用大進爾以綏懷爾故足以慰爾先后與夫乃祖父在天之靈蓋先后乃祖乃父之心惟欲後之人各安其居而無蕩析離居之患也苟我失其政而為臣民之所沮抑不得率汝以遷陳久于此耿邑而速其沈溺重腿之患則是我之優游不斷有以致之然也故我商后乃赫然震怒于上重降罪疾於我其意若曰汝何為虐我民不能擇利而遷乎惟我高后之心必欲使我重愛斯民之命擇利而遷今我既有遷都之定謀矣而汝萬民乃安於逸樂

憚於勞苦而無趨事赴功之意以與我一人協其謀謨同心以遷則是汝衆之罪也繼之曰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儒以生生為進進不如蘇氏之說蘇氏曰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張子平賦曰盤庚作誥率民以苦蓋其自耿遷亳也將使斯民去其奢侈怠惰之習而為務本力農之事是所謂率之以苦惟其率之以苦故告之以是而又以樂其生生者勤勤懇懇其言不一而足既曰使萬民罔不生生又曰往哉生生又曰生生自庸蓋為優游稱導其初勸勉之意使其敏於事功而無敗壞不振之患也　先后丕降至汝罔能迪　汝既不能樂生興事而與我同心以遷則是得罪於我先后矣故我后大降罪疾於汝其意曰汝何不與幼小之孫而相同心以遷乎故有爽明之德自上天而罰汝汝無所迪道言無辭以自免故也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柯山夏僎詳解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汝罔能迪　盤庚上既言今日遷都將以迓續民命於天汝衆不可不遷故此又以見鬼神之際禍福之理儆之盤庚謂我思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動勞爾先祖擇民利而率民以遷故我所以今日大進用汝於列位者將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且視我無忘先世之德也我意既如此苟今日之遷不能明慎刑政率民以遷則是失

其政也既失其政而使臣民皆久陳于此耿邑以速沉溺之患則無以慰我先王與爾祖之心故我商之高后乃赫然振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於我曰耿地圮壞如此汝何虐害吾民而不視民利用遷乎我不能率民以遷則高后固降以罪疾若汝萬民不以生生為念與我一人謀同其心相與以遷而乃肆為浮言以鼓惑天下則我商之先后又將大降罪疾於汝衆民曰耿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此皆是我先王有明爽之德在天見汝衆民傲慢不從故有罪疾自上天而降加罰於汝汝於此時不知以何辭導迪於天而自免於罪疾乎故曰汝罔能迪所謂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盤庚言此蓋以商人尚鬼故以禍福恐動之也黄彝卿尚書精義失于政至汝罔能迪　無垢曰儻我順汝之意而不遷權柄在下綱紀倒植是失于政也儻我隨汝之意而不遷懷安懷土不知避害是陳于茲也則我先王在幽冥之中將大降罪疾曰汝何故怯懦而失于政汝何故愚暗而陳于茲使萬民坐受此患禍之虐乎是我之遷畏幽冥之中鬼神之見誅矣我不遷則鬼神降罪疾于我夫得罪於人君尚可辯說以逃罪得罪於鬼神雖有辯如儀秦巧如恭顯其能解免乎是知聒聒之策正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天也　張氏曰生生者進

進之謂也夫物生則進而大故生有進意汝萬民不從我以遷是不能與我進進而同心矣夫民之所為既不與君同心則是不能比輔其君者也林氏曰見拙齋全解陳經詳解汝萬民至汝罔能迪　盤庚既言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我又言汝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必及爾民汝萬民不能趨生生之理及我一人謀所以同心遷都故先后大降與汝以罪疾其說曰何不及我幼孫盤庚比同其心乎先后有爽明之德自上而罰汝汝將何道以辭其責乎胡士行詳解予念我先神明后之勞撫爾先先祖予丕克羞進用爾用懷念爾然如此失于政當遷之政陳久于茲耿高后丕乃崇重降罪疾於我曰曷虐沈溺朕商后民汝萬民乃不生生生其生暨與予一人猷謀同心以遷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盤庚自謂有比同遷故有爽明德自上天其罰汝民汝罔能迪導迪永免以高后在天下之靈儆之殷尚鬼也陳大猷集傳汝萬民至汝罔能迪　愚曰生生謂樂業勤事為生養不窮之道也　孔氏曰爽德明德也新安王氏曰爽一訓明先王昧爽丕顯是也一訓差詩云女也不爽是也呂氏曰先后之靈昭昭在上必降罰於汝　愚曰罔能迪猶言不通達也仁山金履祥表註汝萬民乃不生生以下民不體君之罪　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尚以

警之吳澂纂言去死地就生地生其生也比順從也故如刑故之故爽差也言汝民不能求生其生而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戾於汝曰汝何不與我幼孫順比而故有此失德也先后自上罰汝無能迪迪謂聞導解說以求免融堂錢時書解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汝罔能迪上節既言予豈能威用奉畜汝衆恐小人無所忌憚於此乃以鬼神罪疾之說恐懼之李省忠音註若汝萬民不能自生其生爲生養不窮之道不及我念謀同心以徙則先后亦將大降罪戾以責汝曰汝何不及我小孫相比附以徙先后之靈昭昭在上故有爽明之德從天而降罰於汝汝至此時雖欲求免亦不能通達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書傳會選蔡氏傳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鄒季友音釋

經畜許六反戕慈良反斷都管反孔安國傳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至則在乃心　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汝反父祖之行　我先后至不救乃死　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絶棄汝命不救汝死陸德明釋文戕在良反又七良反之行下孟反斷丁緩反　乃祖乃父四本篇三君牙一重言古我先后篇首古我前后孔穎達正義古我至乃死　正義曰又責群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今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為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絶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　傳勞之共治人　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　傳戕殘至之行　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戕為殘害之義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

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黃度書說先王勞來乃祖乃父故汝共作我畜民衣食溫飽長老慈幼是為畜民而汝不臧厥心乃有戕害之事雖包藏不露而鬼神知之我先王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懷我先王之德不平怒汝乃斷棄汝雖死不救陳經詳解盤庚既言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民矣又言臣不遷則鬼神之罰又將及臣古我先后既勤勞爾臣之祖父我亦念爾先祖之勞而用汝俾汝共我畜養其民汝反有戕則在其心傳曰毀則為賊則者有物有則之則同凡事莫不有法度有準則汝乃戕賊其則我先后安爾之祖父言爾祖父與我先王君臣之際相安而無有不足之處汝有戕則在心則汝之祖父即不安而我先王亦不安故乃祖乃父必斷棄汝而不救汝之死言冥冥之中必有譴責也陳大猷集傳愚曰作為畜養戕害也汝不肯遷是有戕害之意在心綏安斷絕也仁山金履祥表註言君民相體之久以重明民不體君之罪吳澄纂言汝不肯遷非止災及汝身凡我所畜之民皆受其禍是汝實戕害之也則或云當作賊漫右畔戈字也綏撫諭之意汝有戕賊民生之惡在心先后知之以此諭汝祖父汝祖父亦棄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餘仝會選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

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書傳會選蔡氏傳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臣之辭然祥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群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陳氏櫟曰神后言神靈在天高后言功德崇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鄒季友音釋傳治平聲直為去聲斷都玩反孔安國傳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具玉而已言其貪。乃祖先父至丕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迪我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陸德明釋文治直史反盡子忍反乃告工号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

孔穎達正義 茲予至弗祥 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從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為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傳亂治至其貪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貝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也 傳言汝至之罪 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已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辭以懼其子孫耳傳言汝至督之 正義曰訓迪為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為不忠違父祖父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史浩講議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崇降弗祥 盤庚之愛民不為不至而民之迷謬未有甚於此時也以言告之不從又引遲任古人之言告之亦不從乃質之鬼神以其先后及乃祖乃父之靈而告之其曉之可謂切矣蓋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

禮盤庚乃因其俗而導之庶幾其必從也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者引先后及乃祖乃父以為辭所以使其知畏敬而從命也予丕克羞者大進汝於安佚之地所以懷保汝也苟失其政使汝沮陳于茲則先后必以我為虐汝而降罪疾于我矣高后者若今所謂高祖必指成湯而言也汝萬民乃不生生生亦進之義汝萬民既不念生生之理是不與我同心則先后亦大降罪疾與汝曰曷不與我幼孫有比比輔也汝不比輔我是汝自爽德其罰必自上而降罔能順其蓄民之心矣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亦當共我作蓄民之計今當遷而不遷汝必懷其戕害之心我先后既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豈不荷先后之恩而返念我苟知汝有戕害我之心則必斷棄汝不救其死矣言祖宗之靈無幽不燭也商民聞之必思其祖宗如在其上矣其敢不聽乎貝玉寶貨也民之所以重遷戀其寶貨而已今若我有亂政不能禁汝同位使壞之而不留則汝乃祖乃父以汝之故亦訴我於先后以為作大刑于朕孫則我亦當罹其不祥矣汝不從我遷則汝得罪於我先后我坐視而不遷則我得罪於汝乃祖乃父則其遷也豈得已哉然則商人豈不懼而從命乎黃度書說茲予有亂政同位至丕乃崇降弗祥亂治位雖有高下而皆與人主共治政故曰亂政同位治政有位在民上而不恤民具乃貝玉而已汝又信其誑惑不順我遷故乃祖先父大告湯使作大刑於朕孫開道湯大積高降弗祥前

篇訓有位無此語士君子當自識此理也此篇訓萬民故及之或曰盤庚患其民不從令故假鬼神以懼之是乎曰否古人必畏天必敬鬼神必省察禍福是故國家誥命必發於宗廟而盟誓必臨之以鬼神人心敬戒懍乎神祇祖考常在其上也後世人心放肆慢言恣行雖鬼神福善禍淫其道不改而人方顛迷豈能識察故雖隕越殄瘁而猶不悟大抵古人鬼神之訓皆非假設之言也惟此心耳絜齋袁燮書鈔古我先后至崇降弗祥　此是告臣在民言爾先在臣言乃祖乃父臣民之別如此此亦與上章同意大畧言我若不遷我定受其罪罰我欲遷而爾不從我遷則此罪罰却是爾當之夫所謂我先后所謂乃祖乃父皆鬼神也盤庚何以知其必降罪罰必降弗祥此無他以吾心而知之也吾之心即鬼神之心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精狀吾之精氣遊魂即鬼神之精氣遊魂也以吾之心如此則知鬼神之心亦如此且都邑圮壞吾心知其當遷當遷而不遷吾心知其為非也吾心既知其為非則鬼神亦必以為非鬼神既以為非則安有不降之罪罰者此無他只緣這是一箇道理盤庚又不是且如此說灼然見得道理是如此然又須看盤庚說這兩箇勞字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又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所以下兩箇勞字者盤庚之意蓋謂我先后亦曾勞爾萬民爾群臣以遷然當時群臣萬民皆不憚其勞苦從我而遷是蓋以遷為是也爾之先祖父既從我先神后以遷今我欲遷爾乃

憚一時之勞而不我從爾先祖父以爾爲是乎非乎吾知其必以爾爲非安得不降之罪罰所以說這兩箇勞字盤庚之意深矣我不遷則其罰罪在我爾不從我而遷則其罪罰在爾盤庚與臣民皆一等說這禍福這意思甚好不謂人君之尊自有一等禍福臣民之卑又有一等禍福皆只是一體言之後世豈肯如此說便見得這是三代之時聖賢之君說話拙齋林之奇全解鬼神聰明正直賞罰善惡各以其類無容私於其間我雖爲先后之子孫苟我虐朕民而不知其所以拯救之者則得罪於先后雖我先王亦不以子孫之故而私之苟惟汝臣民不與我協心以遷而獲罪於我先后則乃祖乃父安得私爾子孫而不降之災乎故稱汝之獲戾于上天又謂乃祖乃父雖欲私不可得也言我先王既與汝之祖父相與勤勞以遷今爲惕我所畜之民而有戕則在乃之心以沮敗國家之大計我先后懷乃祖乃父而告之乃祖乃父於是斷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左傳曰毀敗爲戕戕則天下也蘇氏謂則象也爾有戕民之象見於心以戕則爲賊民之象其說迂也苟戕則在乃心已爲我先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斷棄汝不救汝死況有亂國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其列位眷戀於耿邑之奢侈具乃寶貝貪于貨賄莫知紀極而唱爲戕賊之言以皷惑愚民則其罪爲愈重也貝水蟲也古者取其甲以爲貨若今用錢貝者貨也玉者寶也下篇曰無總于貨寶是也既其罪爲汝重於是乃祖乃父

乃告我之先后曰作大刑于朕之孫於是開導我先后降下不祥之罰于汝之身也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大抵言今茲之遷乃我高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我不能率汝以遷則是違我高后之意汝不從我心以遷則是違乃祖之意殃禍之來有如影響之速我不可以不率汝汝不可以不從我也夫鬼神之理藏於幽冥杳忽之間而不可以形容想像求也故智者推而遠之而致之於不可測知之域惟男巫女覡之於鬼神然後信其所以與人相接者皆有卓然之實迹其居處飲食與明而為人者無異此蓋愚俗之弊今盤庚與臣言其遷都之意而及其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告相語與夫所以震怒不悅而降以罪疾之言無所不至周公禱武王之疾於三王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武王之不能事鬼神其言為尤著明信如此二說則是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與處於鬼神之域蓋自若也無乃近於巫覡之見哉蓋惟達於理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不達於理而言鬼神則是巫覡而已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深告子路以死生鬼神之理不知生而欲知死不能事人而欲能事鬼神則是不知至理之所在而以求鬼神之情狀臆度而言之非愚則誣也盤庚之

遷所以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傲上從康之心不可訓告此必為先后之所震怒而不赦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蓋王業之基天奪武王之速其三王之心皆所不忍於此也此二者至理之所在極其理而推之則可以知鬼神之情狀雖其言若親與鬼神相接見其好惡取舍之所在不為厚誣也柯山夏僎詳解盤庚上既言汝衆不與我同遷則我先后必加罪疾于汝至此又恐臣民以為先王雖欲罰我而我先祖父豈不致救我哉故盤庚於是又言汝先祖父必不救汝之意也盤庚古我先后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乃父故我於是用汝為我容民畜衆之官所以荅爾祖父之勞也今汝為吾畜民之官乃有戕賊吾民之意在汝之心蘇氏謂則象也有戕民之象見於心汝既有戕民之則在心則我先王惡知必罰於汝必先有以慰汝祖父之心使之不得救汝惟我先王有以安慰祖父則汝之祖父亦將斷絕而棄汝坐視汝受先王之罪疾以致死而不救也然此特坐視先王之罪不救而已若夫我國家或有亂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在列位不以天下國家為念眷戀耿邑之沃饒備具兼有貝玉惟知貪冒貨賄莫知紀極則汝祖父不特不救而已且將大告於我高后使我高后作為大刑罰以及其子孫開導啓迪我先后大重降其不祥之事以加乎其身

矣貝水蟲古人取其角以為寶如今用錢玉即寶也盤庚言此蓋深戒群臣使之知鼓動浮言不肯遷都者不特先王降罰祖先不赦而祖先且將勸導先王大降誅罰以及其子孫也黃彛卿尚書精義無垢曰古我先王既與汝祖父同其勞苦以安養斯民汝今為我養民之官亦當與我同心如汝祖父之於先王可也今乃不能繼汝祖父養民之心而汝包藏賊心以害斯民今乃坐使民趨於死地而不顧非賊心而何蓋汝祖父與我先王相為安危者也我先王見汝如此用心故將降罪罰於汝以安汝祖父汝祖父亦欲安先王故斷汝而不收棄汝而不録不赦汝以安國家汝乃趨於死地矣至於此時雖悔何及　張氏曰亂政者治政之臣也同位者與之共天位也亂政之臣當以德義事其上今乃務足於貨寶則是懷利以事其君者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於是安土重遷以非義為民之唱其罪莫大乎此夫幽冥之塗雖若異致然鬼神之情狀其與人不殊人之所好彼則從而福之人之所惡彼則從而禍之盤庚之遷始告之以人事既不聽從於是又告之以鬼神之事蓋亦因其俗之所尚而導之者也陳經詳解　茲予有亂政同位至崇降弗祥　盤庚既言臣之不遷則鬼神之責將及爾臣又言爾臣之中有貪鄙在位取人之財貨無恥者則鬼神之責

亦必及之亂治也。茲我有治政之臣。汝之共天位者。或有瀆貨無厭。道塗之間。遷徒之時。民有寶貨暴露。乃具而有之。則乃祖先父丕大告我高后曰。作大刑於我之孫。遂開導我高后重降弗祥之事於汝身。而不汝赦。鬼神之德無私。豈私其子孫而不罰之哉。凡此四段。皆是盤庚質之鬼神先言已。次言民。又次言臣之貪貨者。區區以鬼神之說告之。無乃失之誣乎。然臣民端不可誣也。說者謂商人之俗尚鬼。盤庚懼已德之不足以感民。遂借鬼神之說以警動其心。俾知所畏。殊不知幽明一理。神人一致。人之理即神之理也。合於理者。必合衆人之心。必合鬼神之心。不合於理者。必不合衆人之心。必不合鬼神之心。自後世觀之。誠心既不足。遂以鬼神為渺茫荒忽之事。岐幽明為二致矣。盤庚遷都之舉。正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者也。豈誣也哉。

胡士行詳解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養民之官。汝有戕則。戕民之象。在乃心。我先后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絕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治政之人。同位在位。具聚畜乃貝水虫。古人取其殼為寶。玉寶。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啓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言不特高祖之靈可畏。而乃祖父之靈亦可畏也。

爾巨室。職在治民。乃不同於利民。而惟戀耿之沃饒。以為總貨寶計

則我高后縱以爾祖父舊勞之故不欲降罰以傷其意而乃祖父自不汝救豈特不救且將啓告以降不祥矣陳大猷集傳茲予有亂政同位至崇降弗祥　孫曾曰治政同在位之臣　唐孔氏曰具海介蟲甲黃白文取其甲以飾器物　王氏曰古者以貝爲貨以玉爲寶後言貨寶互相備也呂氏曰世家巨室聚畜財貨恐因遷散失費用故搖動百姓使不肯遷故以此戒之愚曰此章四節言君不遷民不遷臣不遷我先后與汝祖父皆所不赦罪疾丕刑弗祥皆言貨互文也張氏曰丕刑以人事言不祥以神事言　葉氏曰商人尚鬼說命曰黷于祭祀高宗肜日曰祀豐于昵聖賢因俗以爲教人之頑嚚賞罰有不能勸沮苟知福善禍淫以鬼神爲可畏亦可因其所明而動焉盤庚所以詳及禍福也　呂氏曰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盤庚言及祖父誰不敬畏哉　孔氏曰見孔傳　蘇氏曰同會選　袁氏曰見書鈔　陳氏曰見陳經詳解仁山金履祥表註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王天與纂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崇降弗祥　陳氏曰此以祖父之威靈感動之　薛氏曰勞讀如勤勞之勞謂勞之以遷也　呂氏曰此告民故只說爾先　薛氏曰陳與新陳之陳同　張氏曰民者高后之民自高后而言之故曰曷虐朕民　張氏曰對先后而言則

已為幼孫　薛氏曰比與比輔之比同爽與蓼蕭所謂其德不爽之爽同蓼蕭以諸侯不貳於天子為不爽此書以民貳於天子為爽自上與洋洋如在其上同戕與戕賊之戕同　呂氏前止言爾先此言祖父者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既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乃倡浮言以戕室百姓爾祖父必將以義斷絕汝矣　蘇氏曰亂政猶言亂臣　呂氏曰此正當時有位者根本之病蓋民只知懷土重遷其罪多在群臣具貝玉而不肯遷耳　張氏曰既云丕刑又云弗祥者丕刑以人事言之弗祥以神事言之　莆田劉氏曰上篇已有此論至此又再三申言之謂遷非己意乃我先后及汝父祖之意汝違我可也我先王其可違乎汝祖父其可違乎曰罪疾曰斷棄曰丕刑曰弗祥言必至之禍首及我次及汝也曰乃祖先父告我高后說者謂商俗明鬼假設是辭非也二孔以忠孝為說其說甚正深味此章竊謂物本天人本祖君民之分雖異而其情一也遷國大事念昔先王與汝先人經營創造之艱今我與汝跋履暴露之勤生生之業悉為區畫通君民為一家合上下為一心想聞其語者油然動其烹蒿悽愴之心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　按此章以忠孝為說固正然須兼商俗嚴鬼神之意斯備

吳澂纂言 茲予有亂政至崇降弗祥以上四節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先后與爾民臣祖父皆降之禍商俗尚鬼因其所畏所信者曉之先儒皆以此一節為責臣然詳其文勢則亦對民庶而責其臣之辭蓋此時臣民咸在盤庚登進其民於前則所誥皆與民言不應此一節獨為與臣言也 重鼎輯録纂註 輯録 銖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群臣之祖父若真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銖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有一物耶乞賜垂誨先生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也 纂註 新安陳氏曰大意言我不率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不從上以遷不特先王罪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 融堂錢時書解 古我先后至崇降弗祥 上節言言民不生其生而與我同心則先后大降罪疾於此復謂汝等若包藏禍心不特得罪於我高后雖汝祖父之靈亦不救汝之死又所以攻其隱慝破其姦謀也上言勞爾先此又言勞乃祖乃父蓋謂遷都定邑而勞之與今日人情正相反所以數首提此勞字以為諭則者物則之則人之本心皆具此則順之則為善為良戕之則為凶為暴傳曰毀則為賊毀則即戕

則也此專指其在心之事雖然我或得罪於汝衆汝祖父亦不我恕也於此我有亂政之臣與之同位瀆貨無厭盡有汝之貝玉汝祖父必大告我后后曰吾君之臣奪我孫之寶貨是吾君大刑罰於我孫也必導我高后使大重降不祥於我矣上節言高后大降罪疾將自己與民對說及此節言民之祖父之靈復將民與自己對說盤庚曉諭頑愚而言之至此亦可謂懇切矣哉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書傳會選蔡氏傳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絶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横議之所搖動也陳氏櫟曰告汝者一定不易矣永敬我所大憂者汝當以君之心爲心也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正緣群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汝不當偏爲已計當分汝所謀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于心

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胸中不至於偏私矣不設中於心則人將倚汝身迂汝心也鄒季友音釋經易以豉反遠去聲又如字傳屬音燭可易夷益反橫戶孟反陳師凱旁通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中者無過無不及舉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各設中于乃心者言此心各以中爲準而不爲浮言所搖動也黃度書說事不可已故告之不易其憂爲大故當永敬絕遠而不相親事何由濟各安其分而念於道必能降以相從中苟不設犯分違道必矣絜齋袁燮書鈔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全無胥絕遠　不易謂斷然不易也永敬即無爾忱不屬之患今日雖敬承我命明日苟又褻慢而不從果能永敬乎大恤恤其大者也一時遷徙有跋涉之勞此事之小者也適茲新邑相與生生爲無窮之計此事之大者也爾當恤其大者毋恤其小者爾今雖遷若其中有一人萌背叛之心此便是相絕遠而不能相保以生要須使之歡欣交通閭里相保故曰無胥絕遠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曰分曰各此兩字當子細看蓋當時之人浮言胥動皆不曾自去思量但見上有唱爲之說者則下之人皆同聲和之以爲遷之非是初未嘗反而思之盤庚於是使之分念使之各設中焉各自反之於心今

日之遷果是耶非耶不可但隨人浪說各自思量道理自見夫中一也今而使之各設中蓋隨聲是非乃是人各有心各設中焉論到得道理至當處人心一而已使之各設中乃所以使人心之一也嗚呼盤庚何以深見斯人之病而用藥如此之切當哉蓋古者賢聖之君其胷中無一毫之蔽所以深見得他人之心一言一句皆切中人心之病若使其胷中先自蒙蔽何以知得如此之深當時所以不從正緣隨聲是非不曾各自思念惟盤庚此心明白所以灼然見得黄彝卿尚書精義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各設中于乃心　無垢曰不易者蓋言一定之理不可改易也順之則有福逆之則有禍汝當永敬我言無或中惰當大恤我言無或輕忽庶幾汝心變易上下情通億萬人之衆若出乎一家遐荒僻陋之遠若處于一堂而無相絶遠矣夫上下之情不通則爲否上下之情通則爲泰　又曰蓋人之心本自明澈萬理森然惟舍此心以合浮議則此心陷於浮議中而顛沛錯亂不可復反儻分其心而不爲浮議所染則能從吾遷居之長計而吾之中道見矣夫人心自中一陷偏詖中則掩蔽且迷東西者看斗柄逃空虛者喜足音世皆偏詖儻非賢君爲之指南則中道何由而見今臣民能聽盤庚之言則此心安平中道見矣　張氏曰分者使之別其善惡

猷者使之謀其從違念則思之而不忘也惟能分別善惡而後能謀之得其當惟能謀之得其當而後能念以相從矣設中于乃心則無依違顧望之累而惟義是從能惟義是從則知向之不從以遷者皆非違義矣　呂氏曰我告爾不容易永敬者教之敬於久勿敬於暫大恤者教之恤其大勿恤其小當時人見盤庚舉其先祖父以教我誰不敬到出後復為安土重遷之心惑亂則敬心去了如此乃是暫時之敬非長久之敬當時人顧惜貨寶而憚於遷徙是但恤其小者到得被水患圮壞雖性命亦不可保是恤其小而不恤其大也　又曰建中于心庶幾不失之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誰無這箇中何待於設孟子說道是求其放心而已心何用求求生於敬中何用設惟是民見得旁一邊不見這一邊便偏了此心而不是中烏得而不設胡士行詳解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注以豉反鄭如字變也永敬永則不止敬於暫大恤大則所恤不在小無胥絕遠不宣乃心疎外於君汝分猷謀念以相從各設立中於乃心　敬不永而恤不大則惟總貨是念而與君相遠矣　汝試分汝所謀念者以從我而立中道以的之則爾之謀不遷以總貨予之謀遷以利民孰是孰非有定論矣　分者不遷責以盡去已見也設中則公見立而私見自去矣陳大猷集傳愚曰既

遷渡河今我告汝不變易矣遷國大事必君臣與民同寅協慮而後可濟永敬久其敬也大恤大其憂也　新安王氏曰胥相也不可相隔絶而不通相疎遠而不親　愚曰臣民所以相絶遠而不相從者由其偏爲已計而不分其所謀所念以爲國計也故使之分其謀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中則不至偏倚已私而相違矣仁山金履祥表註勉其體君分石經作比設石經作翕吳澂纂言水患大可憂汝當長久敬畏與我同心不可相疎遠隔絶也陳復陽課義賢君告庶民以遷都之難固在乎敬君事以分猷念之勞尤在乎守至理以度利害之實也夫遷都豈易事哉民能親君然後事乃有濟也然非永敬大憂而分君之猷念心存至理以爲已之準則則偏私一起敬心不存上侮下慢情分絶遠誠不屬則殆矣豈能共圖念以相從哉盤庚嘆遷徙之難言君民之所以相與者君此其重也嘗謂人之一心固賴乎主敬以立事尤賴乎明理以度事主敬以立事者固能分君之圖念以憂其事明理以度事者必能燭知夫利害以成其事也是故設中理於一心以爲事物之主宰否則所守非中則本心無主私意横生惑於浮言昧於利害傲上之命安能久分君之猷念從已之康安能永敬君之大恤上下之情至於絶遠君有命而民弗率民有欲而君不從故

盤庚於率民遷徙之際復登進而告之蓋以耿爲舊都圮於河水小民蕩析離居罔有定極遷徙圖安理所必至然非易事也世臣安於土而不肯遷小民惑於言而不欲遷終至於危亡墊溺此盤庚之所大憂也而民則不知敬其憂盤庚之所圖念也而民則不知分其念原其所以皆由一心不能設中則人倚其身而遷其心殊不知遷新邑者理所當遷憂其害者理所當憂圖念其安利者理之所當圖念者也凡厥庶民當思遷徙之難當永敬我之所以大恤者則君民相親分君之所圖共圖之分君之所念共念之君降其尊而接乎下民忘其卑而親乎上君民之分雖殊而君民之情特厚相與揆事物之宜審利病之實各有不偏不倚之準則存乎胷中知遷徙之議爲不可易則自然不爲浮言橫議之所動揺矣夫盤庚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恣嗟慨嘆言有盡而意無窮是以遷殷之後不敢忘其難不敢施其敬君民一心相親圖濟復先王之都紹先王之業卒爲殷之賢君良有以夫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書傳會選蔡氏傳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間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飭之鄒季友音釋經無俾無與毋通易夷益反種之勇反黃度書說遷徙之際固當明法禁而況常有異論動揺或恐姦邪乘間而作必當周防也吉善迪蹈顛越隕墜不順理不恭怠傲今法惡逆不道不敬暫遇人而刼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小者劓大者絶滅無遺育不使易種于新邑絜齋袁燮書鈔當時所以不肯遷只緣大家巨室各有寶貨深恐道塗之間或遇姦宄致遭刼奪所以唱爲浮言齟齬其上盤庚深見得當時之病在兹故前面既說具乃貝玉此又嚴暫遇姦宄之刑暫遇者卒然相遇即爲姦宄也蓋當時豈能一一皆是好人小人惟利害是視何所不至萬一道塗間或遇刼奪這便瓦解渙然離散如何遷得成所以其刑須着用大故嚴劓殄滅之無遺育直是皆滅了更無遺類凜然有甚可畏者予則孥戮此乃治軍之刑今而以孥戮之刑施之遷都之時雖曰軍容不入國然這事非十分嚴不可此便見得古人之變不拘於常處盤庚之誥雖曰寬然嚴處直是嚴蓋不如此不能成事後世所以做事不成皆緣是不知變古人

處事通變不執直是與後世不同當時固不曾用此刑但其號令不得不如此嚴號令既嚴則人知所畏避而不敢犯人既不敢犯則又曷常果用之耶拙齋林之奇全解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不易釋文作易字讀今當作易字讀盤庚既以至理之所在推說鬼神之情狀論其吉凶禍福之不差僭者盡於此矣於是嗟歎而告之曰今我之遷都謀計之已深思慮之已熟計在必行而不可變易也汝當敬此憂恤之事憂我之憂而無與我絕遠而使君民上下之情不得通也蘇氏曰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絕遠則殆矣汝臣民皆各以其類相與謀而思念從我以遷各設中正于汝之心無為浮言橫議之所移奪其或有不善之人為不道以至於顛越我之命而不恭與夫暫遇姦宄之人是皆不能設中于乃心也故我論其輕重而加之罪輕則劓之重則殄滅之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易種者唐孔氏曰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據此文理但是傲上從康不肯從我以遷之人初無繫於刼奪之事夫刼奪之事國有常刑無俟於告戒之也其曰暫遇姦宄者大抵肆為浮言之人暫遇二字類不通姑且闕之黃彝卿尚書精義乃有不吉至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無垢曰盤庚遷

于新邑正欲丕變弊俗一登于先王之世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容有凶殘小人得與於其間哉使凶殘小人得聞此戒姦心消縮善心油然盤庚之所願也　張氏曰不能順命則為不吉不能循道則為不迪顛則不能以自立越則不能以守中不恭則不能以欽上柔聚於外而為姦剛窮於內而為宄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其罪之輕者則劓之其罪之重者則殄滅之蓋其教之之篤則其刑之之重不為過矣以謂不如是則無以威之使畏而事無由濟矣　呂氏曰今日過這一縣明日過旁一縣謂之暫遇是這般時節姦人易得因此為姦宄他平日所以不敢做姦宄者必謂人識我姓名住處容易捉得見所以不敢至別暫遇處必說是時我暫時去此縱我做姦宄我明日便去矣又誰識得我又如何捉得我此是道路之大病故盤庚須要子細根治陳大猷集傳愚曰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倒踰越不恭順者及暫時相逢遇於道途而為姦為宄者我於輕者則劓之重者則殄滅之無容其遺留長養無使移易其種於此新邑王氏曰前既告以鬼神之禍此又告以刑罰之威　呂氏曰見纂傳仁山金履祥表註嚴一時在道之禁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

家。書傳會選蔡氏傳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陳氏櫟曰生生生養不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乃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鄒季友音釋傳樂音洛孔安國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群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　乃有不吉不迪　不善不道謂凶人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刼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　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陸德明釋文易以市反注同遠于萬反又如字注同汝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隕于敏反暫才淡反劓魚器反徐吾氣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豉反注同長丁又反下遺長同毛居正正誤無胥絕遠作絕誤絕从糸从邑邑子劣反勦

斷也从刀从巴巴古作巴扁旁節字非從色也重言往哉七舜典二本篇微子之命康誥畢命文侯各一　今予將試以汝遷二並本篇互註左哀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不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孔穎達正義嗚呼至乃家　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嘆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群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為殘害之事汝群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即為姦宄而刼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　傳不易之事　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傳

顛隕至於內　正義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為隕越是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刼奪之謂逢人即刼為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內為宄在外曰姦是刼奪之事故以刼奪解其姦宄也　傳劓害至新邑　正義曰五刑截鼻為劓故劓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傳自今至稱家　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顛越不恭暫遇姦宄劓殄謂割絕易種相染易　永建乃家謂賜族命氏史浩講義遷國大事也周官大詢之禮三遷國居其一非有大利害存亡蓋不可以輕舉謂之大卹大卹者大憂也今予告汝不易者言無反汗也永敬大卹者令不可慢此遷國之事當同其憂患無相絕遠也無相絕遠則汝恍不屬不暨有比之患去矣汝分猷念以相從既分其所為所念以從君各設中于乃心

則倚乃身迂乃心之患去矣患既去矣不可不立法以與民共守其啓行之初苟無紀律亂亡繼之矣乃有不吉者自災于厥身也不迪者含德而不惕予一人也顛越不恭者行止無序而自作弗靖也暫遇姦宄者猝然相值而取其貝玉于同位也凡此皆劓殄滅之劓則其罪輕殄滅則其罪大使無遺種于新邑其約法如是民豈敢犯乎其無所犯得至于新邑者則當勉其生生之業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者是不從命者不得至于新邑從命者建立室家民將何為乎亦曰從之者如歸市爾自盤庚一遷之後八世不遷水患不至民得抱子弄孫養生喪死豈非盤庚之恩而盤庚永建乃家之說若蓍龜之驗可謂賢聖之君矣絜齋袁燮書鈔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易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二字不可不子細看內外精粗皆在其中自能離圮壞之處適茲新邑得以安居樂業室家相保此亦生也然所謂生者不特是活在世上永底烝民之生此之謂生豈徒其形生而已哉苟不明道理雖生無以異於死者如此說生又進一步若更向上說則為善而進進不已日新又新有無窮之意焉此所謂生生也須知是若精若粗皆在其中拙齋林之奇全解既告之以設中于乃心不可肆為顛越姦宄矣於是又總結之曰自今已往汝當樂生興事以厚其生無戀

於舊都而失此長久之業今我將涉河試以汝遷于亳邑永建汝之家使汝子子孫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亳邑成湯之舊都王業之所基也使商之君能審其治亂之勢世世而守之則其社稷無疆之休且可以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矣盤庚既自耿邑而遷于此以致中興之治而後高宗之興亦在亳邑蓋商之興王未有不在亳邑者而其後世有後亳邑而遷于水之南商俗靡靡而至於紂居於朝歌之地夫朝歌者非使民務本從農之地也是以習為奢麗淫侈以至於亡靡靡之樂蓋此朝歌之風俗也柯山夏僎詳解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　盤庚上既言以鬼神之情狀告之使知所畏懼不敢不遷故於此又嗟嘆而言所以決其計也盤庚之意蓋謂今我遷都之謀慮之已熟故所以告教於汝者已不可變易汝當長敬此憂恤之事與我同憂其憂不可相絕遠而使上下之情不通也蘇氏謂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心一德而或相絕遠則怠矣此說是也君臣與民既不可相遠故汝臣民須當分謀而念所以遷都之事所謂分謀者謂各以類相與謀也既言分猷念以相從又言各設中于乃心者盤庚之意謂汝臣民今日所以不肯遷都者緣各有私心故為浮言之所惑今欲以類相與謀其遷都之事要當各設中正于乃心則其心正而無私

則浮言不能入矣其或有不善不道之人覆違顛越我之教命而不恭敬者徒欲在此舊都時暫逢人而行奸宄之事如是之人皆不能設中于乃心者也故我於是論其罪之輕重輕者則劓割其鼻重者則殄滅之至於死無所遺漏而再得生育之道所以如是者蓋以傲上從康告教至此猶不知化是頑嚚不可話言者也盤庚不欲使得易種于茲新邑也　盤庚既告臣民謂不肯遷者我必誅不赦故又飭之曰汝衆須期於必往能往則能厚其生生之理惟往于新邑而可以厚其生生之理故我於是將涉河試與汝衆遷于亳都以永長建立爾之家使汝子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故曰永建乃家黃彝卿尚書精義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無垢曰謂自今以往各務為生生長久之計永使汝父子兄弟夫婦上下熙恬康樂與我國家同享安榮也　史曰勞於從事者天下之常情巧於誘民者人君之智術自湯至於盤庚遷都者八而見於經者有五斯民跋涉於深險奔走於寒暑提挈抱真區區然怨怒至是而懷土重遷蓋其常情無足怪也盤庚於是可不巧為誘掖之說而動其不回之心哉自今之遷當建立之家室一勞而無忤一定而不改生聚於斯當不復為前日之紛紛矣誘掖至此豈智術之不得已哉薛季宣古文訓予悳敬先神后出營尒先予丕

亨羞介用襄介然失于政敕于丝高后丕鸣宗夆臯朕曰害戲朕民女万民鸣弭生生泉予式人繇同心先后丕夆弇女臯朕曰害弭泉朕幼孫亢杖故亢奕悳自上亓勗女女宦耐迪古城先后无鎣鸣祖鸣父女共亾城畜民女亢戕劓聖鸣心城先后娞鸣祖鸣父鸣祖鸣父鸣勤弃女弭救鸣荒丝予亢鬲政同位具鸣貝玉鸣祖先父丕鸣告城高后曰亾丕刲于朕孫迪高后丕鸣宗夆弭牉紙虖今予告女弭易冘敬大卹亡胥匴遣女分繇忘呂昧刃各設屯于鸣心鸣亢弭吉弭迪頗戉弭龔暫遇悬夊城鸣剿丩盛业亡遺育亡畀易蘇于丝新邑往才生生今予將試呂女嬰氣建鸣冢　先王以能勞徠爾先故我能進爾用以懷爾者如此我有失政及物先王將以虐民罪我爾不與我同心比悳厚爾生生之道先王亦將罪爾謂爾故相遠奕降爾罪疾俾爾無往而順爾之祖父與汝俱受我之奉養汝心有害於我爾之先祖既綏懷我先后之德將斷弃汝而致汝于死我今有治亂之士同位為政爾罪當死爾尚自具貝玉之賂先后將從爾先之請大降罰于爾躬我固不易是言爾宜終敬德遷國之容卹人情不甚相遠自宜為念以相從而以中道存心自然依乃身迂乃心者無得胥動爾矣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設心於未發之地則未嘗不正感物而動則

本心亂而利害莫之分矣不遠而復何浮議之惑哉命之以一告之設中治道不在多言要有倫矣人之凶惡無道不恭犯分爲亂竊發且有劓與殄滅無種嗣之育欲趍新國得乎往哉生生設中固所以厚生也從我有遷以永建爾家不猶愈於劓殄滅耶稱其先王之意而戒之以誅非強使矣陳經詳解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　今我告汝之言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汝當長敬我言不可既敬之而又輟也汝當大憂念我之言而行之不可計其小害而不從也能永敬大恤則君民相通無有所棄絕相遠矣汝又當分其謀分其念各人自爲謀念以相從於我不可同爲一謀合爲一辭以爲不可遷若如此只是一偏之私情知其此之利害而不知其彼之利害安得有公正之理乎汝但人各自爲謀不可合爲一說則中正之理自設於汝之心矣中者只是人心同然之理人皆有之何待設正沿群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故必設中于汝心此二句是謀欲其異則理終歸於同也又懼夫道塗跂履之際有姦人乘間而發不得不先有以警之如有不善之人不道之人顛倒而踰越則不順理之人與與乎不恭敬者暫遇人而暫爲刼奪者爲惡於內外也如有此等人我當小者劓其鼻大者殄滅而絕之不惟及其身而併及其家使無有遺育無

使移其種類於此新邑雖未有此事而不得不先為之慮也觀盤庚於首篇之末章曰罰及爾身弗可悔而中篇又為是言非古人重於刑罰也首篇則使之必從中篇則懲其姦宄亦使之必從盤庚之用心可知矣往哉自今以已往長趍生生之理今予用以汝遷則永建爾之家汝當共為無窮之計也前言安定厥邦土既安定則家可以永建詩曰適彼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者如語所謂居其所之所同蓋有土後得所先邦而後家理也亦勢也胡士行詳解乃有不吉善不迪道顛怗越喻不恭暫暫時遇所遇姦宄我乃劓小者劓殄滅大者殄之無遺餘育養無俾易變易也種惡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立乃家陳大猷集傳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葉氏曰往哉遣辭也生生勉其為生生之道也愚曰猶言行矣勉之也愚曰今予將用汝以遷永久建立汝家所謂一勞而永寧者也前言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互文見意然於篇終但言家又以誘其樂從也仁山金履祥表註勉悠久定居之計王天與纂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　莆田劉氏曰此結上文訓誥之辭　呂氏曰永敬者敬之工夫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不恤其小也盤庚訓誥人之敬心已生顧其私而安土之念復動則敬心又

散是暫敬而非長久之敬也顧惜貨財恤其小者耳終被水患生業不保是不恤其大也餘見陳大猷集傳劉氏曰盤庚委曲詳諭不曰舍汝之猷而曰分汝之猷不曰舍汝之念而曰分汝之念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吾固未遽責汝矣自今以始一爲己謀一爲國謀一爲己慮一爲國慮汝尚庶幾焉　呂氏曰暫遇謂時暫相遇於道路以人未必知遂行姦宄此道路中之大病也　鄭氏曰易移也　莆田劉氏曰永敬大恤即前所謂欽念以恤也無胥絶遠即前所謂暨予一人猷同心也汝分猷念以相從即前所謂汝不謀長以思乃災也丁寧告戒辭窮理盡然後告之設中乃心蓋人心各有中正之理昔迷而今悟昔違而今順係乎此中之設與不設耳既順矣既遷矣乃至有不順者不道者犯上者奪人之貨者不遇不肖不可話言之人然後殄滅之刑加焉曰往哉生生曰汝何生在上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凡三言之謂遷以利民非止利君也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凡再言之謂將爲臣民建家非止爲國定都也字字句句起結相應昔人乃謂盤誥詰曲聱牙竊所未喻也吳澂纂言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往哉生生往新邑以生汝之生也書釋題往哉生生　陳氏曰生生不窮猶言子孫蕃衍也融堂錢時書解嗚呼今

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　不迪不行我之言也上言將試以汝遷則曰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則曰永建乃家上舉邦國大體而言此則切斯民之家而言語脉相承而意益緊切朱祖義句解盤庚作盤庚牽民而起惟涉河以民遷涉河而南以民遷亳乃話民之弗率乃以話言陳述向來不率之民誕告用亶其有衆大告以言用誠言以孚於衆人之心咸造勿褻在王庭臣民咸至王庭亦皆以誠信應上命無敢有褻狎者盤庚乃登進厥民盤庚乃升其民而往至前曰諭之曰明聽朕言汝當明明聽我之言無荒失朕命無復如前日之荒怠遺失我之教命嗚呼嗟嘆古我前后盤庚已前諸君罔不惟民之承凡有施為無不惟民是順保后胥感民亦保衛其君相與同其憂慼鮮以不浮于天時少有不先天時以趨事者殷降大虐以天於殷家屢降大虐罰如囂與相皆有水患先王不懷是以先王不敢懷安故邑厥攸作其所作為視民利用遷必視民所利而用之以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民何不念我先王遷都之事聞之後世者承汝俾汝惟喜康共我今日遷不過順汝民情使汝惟喜樂康安之是共非汝有咎非汝有罪咎比于罰故遂遷徙勞頓使汝比近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我所以順呼汝民使懷安于此新邑者亦惟汝故亦皆緣汝之故

以丕從厥志所以無從汝之志顧今予將試以汝遷今我深用以汝遷安定厥邦安定緩懷於其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汝民乃不憂我心之所困者在於欲遷乃咸大不宣乃心乃皆大不宣布汝之腹心欽念以忱敬念以忱誠動予一人感動我一人爾惟自鞠自苦是汝自取困窮自取病苦若乘舟譬如乘舟汝弗濟汝不以時而濟臭厥載將臭敗其所載之物爾忱不屬今汝忱誠有所不逮不能從我遷惟胥以沈惟相與及於沈溺矣不其或稽爾乃不能稽考是非利害所在自怒曷瘳他日罹其禍患雖自怒何所瘳瘥乎汝不謀長汝不謀為長久之計以思乃災以思汝不遷之災汝誕勸憂是汝大勸勉於憂之道今其有今罔後今但有目前無長久之計汝何生在上汝何以得久生在世上乎今予命汝一今我命汝遷毫之言一定不易無起穢以自臭無鼓浮言惑衆如起穢惡之物非特臭及他人適所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恐奸人好生事者倚托汝之身迂乃心以迂曲汝之心倡浮言以惑衆遂文其說以謂衆人之情皆如此有此等人汝不可輕信予迓續乃命于天我所以將汝遷者但欲迎迓接續汝命于天予豈汝威我豈以威脅汝哉用奉畜汝衆欲奉養汝衆民而已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因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勞動爾先祖率民

以遷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使我今日大能進用爾於列位者用懷爾祖之勞所以如此失于政苟今日爾臣不能率民以遷是失其政也陳于茲不當久居於耿而欲居之是陳于茲也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我商高后乃赫然震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於我曰曷虐朕民耿地圮壞如此汝何虐害我民而不遷乎汝萬民乃不生生汝萬民乃不以生生為念暨予一人猷同心與我一人謀同其心以遷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則我先后又將天降與汝以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耿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故有爽德此皆我先王有明爽之德在天見汝衆民傲慢不從有此罪疾自上其罰汝乃自上天降罰於汝汝罔能迪汝將何道以辭其責古我先后自成湯至祖乙既勞乃祖乃父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父汝共作我畜民故我用汝共為吾民畜養之官汝有戕則在乃心汝乃有戕賊吾民之象在汝之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則我先王必先有以安慰汝祖汝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使汝祖父乃斷絕遺棄汝不救乃死坐視汝受先王之罪疾而不救汝死茲予有亂政同位於此衆有亂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在列位具乃貝玉眷戀耿邑沃饒備具貝玉貝水蟲古人取其甲為寶如今用錢玉亦寶也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汝祖父將大告我先王曰作丕刑于朕孫可作爲大刑罰以及於我子孫迪高后又開導啓迪我先王丕乃崇降弗祥大重降不祥之事於汝身而不汝赦嗚呼盤庚嗟歎今予告汝不易今我告汝不可改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汝分其謀分其念各自爲謀念以相從我無同謀合辭以爲不可遷各設中于乃心各設中正于汝心無徇私情而忘公理乃有不吉不迪乃或有不善不道之人顛越不恭顛覆違越我言不恭我命暫遇姦宄徒欲耿邑時暫逢人而爲奸宄之事我乃劓殄滅之我乃輕則割其鼻重則殄滅之至死無遺育無使遺漏再得生育於世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無使移其種類於此新邑往哉生生往新邑則可厚生生之理今予將試以汝遷今我將試與汝衆遷于亳都永建乃家以求長建立爾之家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七十七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呂鳴瑒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13